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張子全書

(下)

張載撰
朱熹注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張子全書

(下)

張載撰
朱熹注

國學基本叢書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
種百七集二第

張子全書
三册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

撰者 張

載

注者 朱

熹

發行人

王 上海河南路
雲 五

印刷所

商 上海河南路
務 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 上海及各埠
務 印書館

張

張子全書卷十一

易說上

繫辭上

天尊地卑。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。貴賤位矣。

先分天地之位。乾坤立則方見易。故其事无非易也。所以先言天地乾坤。易之門戶也。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。亦有義。高以下爲基。亦是人先見卑處。然後見高也。

不見兩。則不見易。物物象天地。

不曰天地而乾坤云者。言其用也。乾坤亦何形。猶言神也。人鮮識天。天竟不可方體。姑指日月星辰處。視以爲天。陰陽言其實。乾坤言其用。如言剛柔也。乾坤則所包者廣。

動靜有常。剛柔斷矣。

動靜陰陽性也。剛柔其體未必形。

靜專動直。不爲物累。則其動靜有常。不牽制於物也。然則乾爲剛果。斷然不疑矣。直一作著。

天地動靜之理。天圓則須動轉。地方則須安靜。

在天成象。在地成形。變化見矣。

有形有象。然後知變化之驗。

是故剛柔相摩。

以人言之。喘息是剛柔相摩。氣一出一入。上下相摩錯也。於鼻息見之。人自鼻息相摩。以蕩於腹中。物既消燦。氣復升騰。

乾知大始。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。坤以簡能。

天地雖一物。理須從分別。大始者。語物之始。乾全體之而不遺。故无不知也。知之先者。蓋莫如乾。成物者。物既形矣。故言作。已入於形氣也。初未嘗有地。而乾漸形。不謂知作。謂之何哉。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。故其知也速。坤以不爲而爲。故其成也廣。易則易知。簡則易從。易知則有親。易從則有功。有親則可久。有功則可大。可久則賢人之德。可大則賢人之業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。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。可久者。以久遠推行。可大者。其得體也。大凡語道理之徒。道達不已。竟亦何所求。推行及民。故以賢人措諸事業而言。易簡理得而成乎天地之中。蓋盡人道。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。則是與天地參矣。但盡人道。理自當耳。不必受命。仲尼之道。豈不可以參天地。

言知者。知而已。言能者。涉於形氣。能成物者也。易則易知。易知則有親。今夫虎豹之爲物。象之雖馴。人亦不敢遂以親狎。爲其難測。惟其平易。則易知。易信。信則人任焉。以其可信。人斯委任。故易以有功矣。道體至廣。所以有言易。有言小。有言大。无乎不在。

坤至柔而動也剛。乃積大勢成。而然爾。乾至健。无體。爲感速。故易知。乾至順。不煩。其施普。故簡能。志大則才大。事業大。故曰可大。又曰富有。志久則氣久。德性久。故曰可久。又曰日新。德業不可久。不可大。不

足謂之賢。況可謂之聖乎。

易簡理得則知幾。知幾然後經可正。天下達道五。其生民之大經乎。經正則道前定。事豫立。不疑其所行。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。

成位乎其中。與天地合其德。

聖人設卦觀象。繫辭焉而明吉凶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是故吉凶者。失得之象也。悔吝者。憂虞之象也。變化者。進退之象也。剛柔者。晝夜之象也。六爻之動。三極之道也。

吉凶者。失得之著也。變化者。進退之著也。設卦繫辭。所以示其著也。吉凶。變化。悔吝。剛柔。易之四象歟。悔吝由羸不足而生。亦兩而已。變化進退之象云者。進退之動也。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。故察進退之理。爲難察變化之象。爲易。六爻盡利而動。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。故曰六爻之動。三極之道也。

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。易之序也。

序猶言分也。易之中有貴有賤。有吉有凶。皆其自然之分也。所居皆安之。君子安分也。

所樂而玩者。爻之辭也。

言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。玩。玩習也。每讀則每有益。所以可樂。

動則觀其變。而玩其占。

占非卜筮之謂。但事在外。可以占驗也。觀乎事變。斯可以占矣。蓋居則觀其象。而玩其辭。此所以動則

觀其變而玩其占也。

象者言乎其象也。

象謂一卦之質。

齊小大者存乎卦。

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。各著其義也。蓋稱名小而取類大也。

辨吉凶者存乎辭。

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。

憂悔吝者存乎介。

悔吝吉凶之萌。惟介於石者。能見幾而作。

憂悔吝者存乎介。欲觀易象之小疵。宜存志靜知。所動之幾微也。靜知亦作靜志。

震无咎者存乎悔。

凡言无咎者。必求其始皆有悔。今能改之也。有咎而免者。善震而補也。

易與天地準。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

易與天地準。此言易之書也。易行乎其中。造化之謂也。言彌綸範圍。此語必夫子所造。彌者。彌縫補綴

之義。綸者。往來經營之義。易之爲書。與天地準。易即天道。獨入于爻位。繫之以辭者。此則歸於人事。蓋

卦本天道。三陰三陽。一升一降。而變成八卦。錯綜爲六十四分。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。因爻有吉凶動

靜。故繫之以辭。存乎教誠。使人動則觀其變。而玩其占。其出入以度。內外使知懼。又明於憂患與故。无有師保。如臨父母。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。使人知所向避。易之義也。仰以觀於天文。俯以察於地理。是故知幽明之故。原始反終。故知死生之說。

天文地理。皆因明而知之。非明則皆幽也。此所以知幽明之故。萬物相見乎離。非離不相見也。見者由明而不見。非无物也。乃是天之至處。彼異學則皆歸之空虛。蓋徒知乎明而已。不察夫幽所見一邊耳。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。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。方聚也。安得不謂之有。方其散也。安得遽謂之无。故聖人仰觀俯察。但云知幽明之故。不云知有无之故。盈天地之間者。法象而已。文理之察。非離不相覩也。方其形也。有以知幽之故。方其不形也。有以知明之故。

與天地相似。故不違。知周乎萬物。而道濟天下。故不過。旁行而不流。

如天地无私。則於道不離。然遺物而獨化。又過乎大中之表也。故下文曰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。曲成萬物而不遺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

未能周萬物。則必有過過失也。君子立法。必其智周天下之利害。而其道又足以濟天下。然後不過過失也。知周萬物。道濟天下。然後不錯。若不如此。或得於彼。則或失於此也。天惟運動一氣。鼓萬物而生。无心以恤物。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。天地設位。聖人成能。聖人主天地之物。又智周乎萬物。而道濟天下。必也爲之經營。不可以有愛付之无憂。

旁行不流。圓神不倚也。

安土敦乎仁。故能愛。

安土樂其所。自生。忠厚之道也。

範圍天地之化。而不過。

過則溺於空。淪於靜。既不能存其神。又不能知夫化矣。大抵過則不是。着有。則是着无。聖人自不言有。无。諸子乃以有。无爲說。說有。無。斯言之陋也。在易則惟曰。神則可以兼統。

通乎晝夜之道。而知。

不偏滯於晝夜之道。故曰通知。

故神无方。而易无體。

繫辭言易。大槩是語易書制作之意。其言易无體之類。則是天易也。神易雖是一事。方與體雖是一義。以其不測。故言无方。以其生生。故言无體。然則易近於化。

一陰一陽之謂道。

一陰一陽。是道也。能繼繼體。此而不已者。善也。善之猶言能繼此者也。其成就之者。則必俟見性。是之謂聖仁者。不已其仁。始謂之仁。知者不已其知。方謂之知。此是致曲。曲能有誠也。誠則有變化。必仁智會合。乃爲聖人也。前謂聖者。於一節上成性也。夷惠所以一得稱聖人。然行在一節而已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蓋所用莫非在道。飲食男女皆性也。但已不自察。由旦至暮。凡百舉動。莫非感而不之知。今夫心

又不求感。又不求所以。醉而生。夢而死者。衆也。

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

言繼繼不已者。善也。其成就者。性也。仁智各以成性。猶仁禮以成性。

勉勉而不息。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。仁知見之。所謂曲能有誠者也。不能見道。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。

性未成。則善惡混。故麀麀而繼善者。斯爲善矣。惡盡去。則善因以亡。故舍曰善。而曰成之者性。神不可致思。存焉可也。化不可助長。順焉可也。存虛名。久至德。順變化。達時中。仁之至。義之盡也。知微知彰。不舍而繼其善。然後可以成之性矣。

仁者見之謂之仁。知者見之謂之知。

聞見不足以爲己有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知者見之謂之知。心各有本性。始爲己有。苟未見性。須當勉勉。今學者既知趨向。殊不費力。何謂不勉勉。

百姓日用而不知。

百姓日用而不知。溺於流也。

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。

老子言天地不仁。以萬物爲芻狗。此是也。聖人不仁。以百姓爲芻狗。此則異矣。聖人豈有不仁。所患者不仁也。天地則何意於仁。鼓萬物而已。聖人則仁耳。此其爲能弘道也。天不能皆生善人。政以天无意。

也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。聖人之於天下。法則无不善也。然古者治世多。而後世不治。何也。人徒見文字所記。自唐虞以上。幾治幾亂。須歸之運數。有大運。有小運。故孟子曰。天之生民久矣。一治一亂。系之爲言。或說易書。或說天。或說人。卒歸一道。蓋不異術。故其參錯。而理則同也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。則於是分出人之道。不可混天。鼓萬物而與聖人同憂。此言天德之至也。與天同憂樂。垂法於後世。雖是聖人之事。亦猶聖人之末流耳。

神則不屈。无復回易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。此直謂天也。天則无心。神故可以不詘。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。雖聖亦人耳。焉得遂欲如天之神。庸不害於其事。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。則何用聖人。天治自足矣。

聖人所以有憂者。聖人之仁也。不可以憂言者。天也。蓋聖人成能。所以異於天地。

富有之謂大業。日新之謂盛德。

富有。廣大不禦之盛歟。日新。悠久无疆之道歟。富有者。大无外也。日新者。久无窮也。顯其聚也。隱其散也。顯且隱。幽明所以存乎象。聚且散。推盪所以妙乎神。日新之謂盛德。過而不有。不凝滯於心。知之細也。非盛德日新。惟日新是謂盛德。義理一貫。然後日新。

生生之謂易。

生生。猶言進進也。

極數知來之謂占。

極數知來前知也。前知其變。有道術以通之。君子所以措於民者。遠矣。通變之謂事。

能通其便而措於民。聖人之事業也。

易簡之善配至德。

循天下之理之謂道。得天下之理之謂德。故曰。易簡之善配至德。

知崇禮卑。崇効天。卑法地。天地設位。而易行乎其中矣。成性存存。道義之門。

非知。德不崇。非禮。業不廣。

崇天也。形而上也。通晝夜之道而知。其知崇矣。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。非已有也。故知禮成性而道出。如天地位而易行。天地位定而易行其中。知禮成而道義出。夫易。聖人所以崇德廣業。以知爲德。以禮爲業也。蓋知崇則德崇矣。此論易書之道。而聖人亦以教人。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。比下文成性存。道義之門而言也。天地設位。故易行乎其中。知禮成性。則道義自此而出也。道義之門者。由仁義行也。聖人亦必知禮成性。然後道義從此出。譬之天地設位。則造化行於其中。知則務崇。禮則惟欲乎卑。成性須是知禮。存存則是長存知禮。亦如天地設位。

何以致不息。成性則不息。誠成也。誠爲能成性也。仁人孝子所以成身。柳下惠不息其和也。伯夷不息其清也。於清和以成其性。故亦得爲聖人也。然清和猶是一端。不得完正。不若知禮以成性。卽道義從此出。

智極其高。故効天。禮着實處。故法地。人必禮以立。失禮則孰爲道。天地設位。而易行乎其中。成性存存。道義之門。得知禮以成性。性乃存。然後道義從此出。

學不能自信而明者。患在不勉耳。當守道不回。如川之流。源泉混混。不捨晝夜。无復回却。則自明自得之也。易曰。繼之者善也。惟能相繼而不已者。道之善也。至于成性。則不勉而中。不思而得。從容中道矣。易曰。成性存存。道義之門。

繫辭焉。以斷其吉凶。是故謂之爻。言天下之至賾。而不可惡也。

易語天地陰陽情僞。至隱蹟而不可惡也。諸子馳騁說辭。窮高極幽。而知德者厭其言。故言爲非艱。使君子樂取之爲貴。

易之爲書。有君子小人之雜。道有陰陽。爻有吉凶之戒。使人先事決疑。避凶就吉。擬之而後言。議之而後動。擬議以成其變化。

凡一言動。是非不可隨之而生。所以要慎言動。擬之而後言。議之而後動。不越求是而已。自此以下。皆著爻象之詞。所以成變化之道。擬議以教人也。凡有一迹出。則便有无限人議論處。至如天之生物。亦甚有不齊處。然天則无心不恤。此所以要慎。易曰。擬之而後言。議之而後動。只是要求是也。

子曰。君子之道。或出或處。或默或語。二人同心。其利斷金。同心之言。其臭如蘭。

君子自知自信。了然不惑。又於出處語默之際。獲與人同。則其志決然。利可斷金。惟仁者能聽盡言。已

不欲爲善。則已。苟欲爲善。惟恐人之不言。二人同心。其利斷金。夫一人固自明矣。又有一人言而同心。其爲利也。知金鐵之可斷。

義理必至于出處語默之不可易。如此其同也。己固自信。又得一人與之同。故利可斷金。大衍之數五十。其用四十有九。

大衍之數五十。其用四十有九。天地之數也。一固不爲用。天一。地二。天三。地四。天五。地六。天七。地八。天九。地十。夫混然一物。无有終始首尾。其中何數之有。然言者特示有漸耳。理須先數天。又須先言一次。乃至於十也。且天下之數止於十。窮則自十而反一。又數當止於九。其言十者。九之耦也。揚雄亦曰。五復守於五行者。蓋地數无過天數之理。孰有地大於天乎。故知數止於九。九是陽極也。十也者。姑爲五之耦焉耳。

分而爲二。以象兩。掛一以象三。揲之以四。以象四時。歸奇於扚。以象閏。五歲再閏。故再扚而後掛。天數五。地數五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天數二十有五。地數三十。凡天地之數。五十有五。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。坤之策百四十有四。凡三百有六十。當期之日。二篇之策。萬有一千五百二十。當萬物之數也。

極兩是謂天。參數雖三。其實一也。象成而未形也。兩地兩效剛。柔之法也。六坎八。七離九。

參天兩地。此但天地之質也。通其數爲五。乾坤止合爲坎離之數。當六七。精爲日月。粗爲水火。坎離合而後萬物生。得天地最靈爲人。故人亦參爲性。兩爲體。推其次序。數當八九。八九而下。土其終也。故土

之爲數。終於地十。過此以往。萬億無窮。不越十終。反一而已。陽極於九。陰終於十。數乃成。五行奇耦。乃備。過此周而反始。滋至无算。不越於是。陽用其極。陰不用極。而用六者。十者數之終。九之配也。地无踰天之理。終於其終而已焉。參天兩地。五也。

一。地兩二也。三。地兩六也。坤用。五。地兩十也。一天三三也。三。天三九也。乾用。五。天三十五也。凡三五乘天地之數。總四十有五。并參天兩地者。數之五共五十。虛太極之一。故其用四十有九。掛一象三。象天地之三也。揲象四時。四時揲之數。

不過十。十時乃三歲半。舉三揲多之餘也。直云五歲再閏者。盡餘多之極也。揲餘九。則揲者四十而已。四十乃時之數也。

七。八九十。六。五。四。三。二。一。此相間循環之數也。

五位相得而各有合。一二相間。是相得也。各有合。以對相合也。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。各有合。神也。位相得化也。

奇所掛之一也。扚。左右手四揲之餘也。再扚後掛者。每成一爻而後掛也。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。閏常不及三歲而再至。故曰五歲再閏。此歸奇必俟於再扚者。象閏之中間再歲也。成變化。行鬼神。成行。陰陽之氣而已矣。

是故四營而成易。十有八變而成卦。八卦而小成。引而伸之。觸類而長之。天下之能事畢矣。顯道神德行。是故可與酬酢。可與祐神矣。

示人吉凶。其道顯。陰陽不測。其德神。顯故可與酬酢。神故可與祐神。受命如響。故可與酬酢。知來藏往。

故可與祐神。示人吉凶。其道顯矣。知來藏往。其德行神矣。語蓍龜之用也。

顯道者。危使平。易使傾。懼以終始。其要无咎之道也。神德行者。寂然不動。冥會於萬化之感。而莫知爲之者也。受命如響。故可與酬酢。曲盡鬼謀。故可與祐神。顯道神德行。此言蓍龜之行也。

子曰。知變化之道者。其知神之所爲乎。

化之於己。須臾之化。則知須臾之頃必顯。一日之化。則知一日之化有殊。易知變化之道。則知神之所爲。又曰。知幾其神乎。

惟神爲能變化。以其一天下之動也。人能知變化之道。其必知神之爲也。聖人之進。豈不自見。今在學者。區別是非。有化於神者。猶能知之。況聖人乎。易言窮神知化。又言知變化之道。安得不知。

易有聖人之道四焉。以言者尙其辭。以動者尙其變。以制器者尙其象。以卜筮者尙其占。

辭變象占。皆聖人之所務也。易道具焉。一本無易道具焉四字。有故曰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十字。

尙辭則言无所苟。尙變則動必精義。尙象則法必致用。尙占則謀必知來。四者非知神之所爲。孰能與於此。知德之難言。知之至也。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。又謂浩然之氣難言。易謂不言而信。存乎德行。又以尙辭爲聖人之道。非知德達乎是哉。學未至于知德。語皆有病。形而上者。得辭斯得象矣。故變化之理。須存乎辭。言所以顯變化也。易有聖人之道。而曰以言者尙其辭。辭者聖人之所以聖。人言命字極難。辭之盡理而无害者。須出於精義。易有聖人之道四。曰以言者尙其辭。必至於聖人。然後其言乃能无敝。蓋由精義所自出也。故辭不可以不修。

是以君子將有爲也。將有行也。問焉而以言。其受命也如響。无有遠近幽深。遂知來物。非天下之至精。其孰能與於此。參伍以變。錯綜其數。通其變。遂成天地之文。極其數。遂定天下之象。非天下之至變。其孰能與於此。易无私也。无爲也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非天下之至神。其孰能與於此。夫易聖人之所。以極深而研幾也。唯深也。故能通天下之志。唯幾也。故能成天下之務。唯神也。故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。子曰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。此之謂也。

有不知。則有知。无不知。則无知。是以鄙夫有問。仲尼竭兩端而空。易受命。乃如響。无有遠近幽深。遂知來物。非天下之至精。孰能與於此。言易之爲書也。至精者。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處。中庸所謂至矣。天下之理斯盡。因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。以寓之人事。告人以當如何時。如何事。如何則吉。如何則凶。宜動宜靜。丁寧以爲告戒。所以因貳以濟民行也。

既言參伍矣。參伍而上。復如何分別。

氣之聚散於太虛。猶冰疑釋於水。知太虛卽氣神變易而已。諸子淺妄。有有无之分。非窮理之學也。易非天下之至精。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。非深。不足通天下之志。非通變極數。則文不足以成物。象不足以制器。幾不足以成務。非周知兼體。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。故不疾而速。不行而至也。

非至精至變至神。不能與。故曰。神而明之。存乎其人。无知者。以其无不知也。若言有知。則有所不知也。惟其无知。故能竭兩端。易所謂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也。无知則神矣。苟能知此。則於神爲近。无知者。亦以其術素備也。道前定。則不窮。一故神。譬之人身四體。皆一物。故觸之而无不覺。不待心使至此而後。